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朗文英语口语和 笔语语法

Douglas Biber, Stig Johansson
Geoffrey Leech, Susan Conrad
Edward Finega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

Douglas Biber, Stig Johansson,

Geoffrey Leech, Susan Conrad and Edward Finegan 著

陈国华 导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 - 2000 - 27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英)拜伯(Biber, D.)等著;陈国华导读.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8

ISBN 7 - 5600 - 2011 - 9

I. 朗… II. ①拜… ②陈… III. 英语 - 语法 IV. H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143 号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of La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First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It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本书由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

Douglas Biber 等 著

陈国华 导读

* * *

责任编辑: 李景峰 陈雪芬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78.25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600 - 2011 - 9/G·905

定 价: 9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王宗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吴一安	李朋义	沈家煊	陆俭明
陈国华	胡文仲	胡壮麟	徐烈炯	桂诗春
顾曰国	戴炜栋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方 立	王才仁	王立弟	王克非
王初明	王逢鑫	王嘉龄	史宝辉	宁春岩
田贵森	申 丹	刘世生	朱永生	何兆熊
何自然	张绍杰	张柏然	张德禄	李宇明
李延福	李行德	李筱菊	杨永林	杨信彰
杨惠中	杜学增	汪榕培	邵永真	陈治安
周流溪	林连书	罗选民	姚小平	祝畹瑾
徐盛桓	秦秀白	贾玉新	顾 阳	高 远
高一虹	黄国文	惠 宇	董燕萍	蒋祖康
韩宝成	蓝 纯	潘永棵		

策 划 霍庆文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不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8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和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是否真的有出山的必要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层楼的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50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

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1 引子

语法书按其用途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语法教科书，另一类是语法参考书。前者的特点是短小精悍，供语言学习者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读完，从而对所学语言的语法有大致的了解；后者的特点是博大精深，供研究者遇到问题时查阅，从而对所研究的语法现象有进一步深入的认识。《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以下简称 LGSWE）就其篇幅和总体而言，看来属于后者，不过里面的最后三章似乎更适合阅读。其他部分，读者如果有兴趣和精力，也可以通读一遍；不过大多数读者恐怕不会这样做，这篇“导读”也不打算引导读者这样去读。它给予读者的只是导读作者自己读这部语法的一些心得，不系统，也不全面，目的只是与读者一起探讨一些问题，从而推动对英语语法的研究。

朗文出版社 1985 年出版了由 Randolph Quirk 等四位著名教授编写的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以下简称 CGEL），这一鸿篇巨制影响极大，至今仍是当代英语语法的权威参考书。1999 年朗文又推出了 LGSWE，该书可以说是 CGEL 的姊妹篇，虽然篇幅比 CGEL 少 500 多页，但外观与 CGEL 很相似，内容（主要是语法体系和术语）也从 CGEL 那里多有借鉴；不仅如此，CGEL 的四位作者中有三位直接为 LGSWE 作出了贡献：Geoffrey Leech 是 CGEL 的作者之一，Jan Svartvik 审阅了 LGSWE 的编写计划和“试验章”（trial chapter），Quirk（现已是勋爵）为 LGSWE 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读者也许会问，既然 CGEL 并没有过时，有什么必要为它出一部姊妹篇呢？换句话说，LGSWE 作为 CGEL 的姊妹篇，有什么超越 CGEL 之处呢？我认为 LGSWE 超越 CGEL 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它是一部完全建立在语料库基础之上的语法书；第二，它提出了词串（lexical bundle）这一概念，突破了以往词组或短语（phrase）和子句（clause）的界限；第三，它较系统地揭示了英语口语的语法特点。下面就这三点以及这部语法书的某

些不成功和不足之处谈一点看法。

2 让语料库说话

语料库就是为了一定的目的、根据一定的原则搜集或取样并按照一定的方法分类集合起来的一批语言资料（比较 LGSWE: 4）。在计算机时代，语料库的语料应录入计算机，经过一定程度的编码或标注，以便使用者利用检索软件对自己感兴趣的语言项目进行检索和统计。语料库的应用首先在词典编撰方面取得了突破，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现已成为国外出版的英语学习词典的主流。利用语料库编语法，由于对语料的编码和标注程度要求高，难度大，成果自然也就出得慢一些。LGSWE 在这方面成为开路先锋，功不可没。对于这一点，Quirk 在书的前言中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对于任何计划以语料库为基础对世界上任何语言进行语法研究的人来说，LGSWE 将迅疾成为不可缺少的参照物。”

在 LGSWE 之前，CGEL 的编者在编 CGEL 时并不是没有利用语料库，事实上，Quirk 是英国最早的语料库 The Survey of English Usage 的创建者，Leech 本人和其所在的兰卡斯特大学也是语料库研究领域的先驱。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他们利用的语料库规模都比较小，例如 The Brown University corpus 和 Lancaster-Oslo/Bergen corpus (LOB)，分别只有 100 万词。这种小规模语料库只能用来考察常用语言现象的频率，无法展示语言的全貌。

相比之下，LGSWE 依据的语料库《朗文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Longman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Corpus*，简称朗文语料库）规模则大得多，它由 37, 244 个文本、4000 多万词的语料组成。这些文本除少数小说外，都是 1980 年以后的产物，主要选自四个语域（register），即会话、小说、新闻、学术文章。这四个主要语域中，会话和新闻又分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两种，可以说共有六个语域。此外，还有两个补充语域，即非会话性讲话（例如讲课和演说）和一般的散文，加在一起总共八个语域，这八个语域的语料各自构成一个子语料库。这样一个语料库虽然仍没有反映英语语言的全貌，用来编一部 LGSWE 这样的语法书，可以说基本够用了。

有了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宏大、语域相对齐全的语料库，LGSWE 的编者就可以做到：一、所有例句都取自语料库，真实可信；二、对各语法现象的分布和频率进行全面而可靠的统计。在这两方面，LGSWE 超过了

CGEL。让我们以 *that*-子句为例，说明 LGSWE 胜过 CGEL 之处。CGEL 和 LGSWE 都有专门章节阐述 *that*-子句。在讲到 *that*-子句作为直接宾语时，CGEL (1049) 处理得非常简单，仅举了一个例句：

I noticed *that he spoke English with an Australian accent*.

然后指出 *that*-子句不能做宾补或介词补语，而且“当 *that*-子句是直接宾语或补语时，连词 *that* 在非正式用法里经常省略，形成不带 *that* 的子句。”例如：

I know *it's late*.

十有八九是“经常”，十有五六也是“经常”，十有二三也可以算“经常”。CGEL 所说的“经常省略”经常到什么程度，读者不知道。

到了 LGSWE (661-683) 这里，情况大不一样。首先是术语换了，“作为直接宾语的 *that*-子句”变成“处于谓语之后的 *that*-补语子句”(*that-complement clause in post-predicate position*)；其次，LGSWE 把后面可带 *that*-子句的谓词 (*verb*) 按照语义的不同分为三类，即心智 (*mental*) 谓词、言语行为 (*speech act*) 谓词和其他通讯 (*communication*) 谓词，又区分出这些谓词的三种不同句型：

句型 1: *verb + that-clause* (例如 *agree, ask*)

I didn't agree **that he should be compelled to do singing**. (CONVERSATION)

句型 2: *verb + NP + that-clause* (例如 *tell, persuade*)

I persuaded myself **that something awful might happen**. (FICTION)

句型 3: *verb + to NP + that-clause* (例如 *suggest*)

I suggested to Miss Kerrison **that she sit down on the chair and wait**. (FICTION)

接下来 LGSWE 以图表的形式列举出语料库里 9 个最常用的后面可带 *that*-子句的谓词和另外 27 个较常用的谓词，然后分门别类讨论检索结果；最后用三页的篇幅专门说明 *that* 这个词的保留和省略问题。LGSWE 不仅比 CGEL 多了几十倍的真实例句，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在会话中，85% 左右的 *that*-子句省略 *that*；在新闻报道中，仅有 25% 左右的句子省略 *that*；在学术文章中，省略 *that* 的现象十分罕见，以致编者根本没有在频率图上把它反映出来。读了 *that*-子句这一章节，特别是了解了关于 *that*-子句在朗文语料库里的分布和频率的各种检索结果后，读者对 *that*-子句的用法无疑会有更深入、更准确、更全面的把握。

让语料库说话，这一做法贯穿整个 LGSWE。

3 值得注意的“词串”

学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里有许多大于单词的句法或语义单位，例如 point of view, the ambassador designate 等名词短语，carry out, look forward to 等复式谓词 (multi-word verb)，in the face of, on top of 等介词短语，face to face, upside down 等起形容词或副词作用的短语。这些句法或语义单位，语法书一般都会涉及。还有一些词经常与一定的句法结构搭配，如 *think* + *that*-子句，*want* + *to* 不定式，语法书虽然会涉及此类现象，但通常不从搭配的角度处理，而是从句法的角度处理。其他一些大于单词的结构，如 *kick the bucket*, *beat about/around the bush* 等习语，*have a baby*, *have access to* 之类的搭配，语法书一般不涉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于单词的语言现象也值得注意。LGSWE 的编者利用语料库来观察英语，发现一些词经常成串出现，例如：

I don't know what...
... going to be a...
...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这些串在一起的词不同于上面所说的短语或搭配，也不是整句，大多数甚至连句子成分都不是，因为无法被单词替代。这种非驴非马的语言现象，LGSWE 称为 lexical bundle “词串”，并且将之定义为“由反复出现的三个或更多单词组成的序列”（990）。书中第 13 章讨论的就是词串问题。

词串的重要之处在于其重复出现的频率。LGSWE 规定，3-4 个词的词语组合“在一个语域的每百万词中至少出现 10 次”（992）才算词串，而且必须出现在 5 个不同文本里，以保证它不是某个个人的语言特点。在朗文语料库的会话和学术文章这两个子库里，非复现语词、复式谓词和词串的比例如下：

表 1 复现和非复现表达式的语词比例

子语料库	非复现语词	复式谓词	4 词词串	3 词词串
会话	70 %	2 %	3 %	25 %
学术文章	79 %	1 %	2 %	18 %

这样高度复现的语言片段，不能不引起语法学家的注意。

LGSWE 所说的词串，实际上是词的扩展搭配。由于词串往往不是句子成分，语法学家一般不会想到要研究它。在 LGSWE 之前，也没有语法书讨论它，正是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研究才把它的存在突显出来。这种语言现象是否属于语法研究的范围，可以展开讨论。关键问题是怎样理解语法。LGSWE 认为它属于语法研究的范围，因为“语法并不仅是对抽象类别和结构的研究，而且也是对具体的词及其在这些类别和结构中的具体功能的研究”（989-990）。对语法的这样一种认识，是语法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当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从英语教学的角度来看，词串的重要性就更明显了。大家都知道学英语或教英语应从最基本、最常用的词开始，而且我们也知道哪些词属于基本常用词的范围。可是语言并不是单个词的随意组合，知道了这些基本常用词的发音和意思，甚至知道了每个词的词性，并不能保证造出的句子就是地道的英文，这里还有个惯用法和习惯搭配的问题。至于哪些惯用法和搭配最常见，我们却知之甚少。在这方面，LGSWE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它按照相关的结构给检索出的词串分了类，会话中的词串分为 14 大类，学术文章中的词串分为 12 大类，每一类都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另外，这一章还捎带介绍了语法书一般不讲的习语（主要是 *have*, *make* 和 *take* 这三个多产常用谓词的搭配）、谓词和小品词（particle）的自由组合（如 *come back*, *put NP in* 等），以及 *fish and chips*, *go and get*, *nice and warm*, *back and forth* 之类的并列双项短语（coordinated binomial phrases）。后面这三类搭配也有长长的单子。所有列举的词串和搭配均有频率标记或说明。有了这些单子，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词串或搭配作为教学重点，要求学生正确熟练掌握，这样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口语和书面语之别

英语的 *grammar* 在汉语里有两个对应词——“语法”和“文法”。现在 *grammar* 通常译为“语法”，因为我们把它理解为“语言的结构方式”。早先 *grammar* 多译为“文法”。记得初读赵元任的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时，看到他把书名译为《中国话的文法》，觉得有些别扭，认为“话”跟“文法”不搭配，跟“语法”才搭配。其实，从字面意义上讲，“文法”这个译名比“语法”更准确，因为 *grammar* 源自希腊语，其本义就是“字母、文字、文学”。难怪西方语法学，包括英语语法学，

传统上几乎完全限于对书面语的研究。LGSWE 起名为《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可见其对英语口语的注重。

可是，单看 LGSWE 的目录，想了解英语口语语法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失望，全书正文共 14 章 1125 页，“会话语法”仅占其中最后一章，共 89 页。这还不算，读了这一章的导言，读者可能会感到更加失望，因为导言 (1038) 说：“前面各章提供的分析证明，同一‘英语语法’对口语和书面语都适用。”也就是说，英语口语没有什么单独的语法。读到这里，人们可能会问，既然英语语法对口语和书面语都适用，为什么还给这本语法书起名为《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干脆叫《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语法》算了。其实 LGSWE 这个书名并没有误导读者，因为说“同一‘英语语法’对口语和书面语都适用”，并不等于说“英语口语和书面语没有差别”或“同一语法规则在英语口语和书面语里的运用没有差别”。事实上，由于会话是朗文语料库的四个主要语域之一，而 LGSWE 对几乎每一语法现象的描写和分析都有来自这四个语域统计数据的支持，因此可以说该书前 13 章贯穿了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对比，第 14 章不过是对英语口语语法特点的全面归纳。

第 14 章里除了“会话产生于口头媒介”、“会话产生于共享的语境”、“会话产生于实时”、“会话是互动性的”、“会话表达礼貌、情感和态度”等大实话外，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和思索：

(1) 不流利和语误是自发对话的正常现象

我国英语学习者接触的英语口语主要来自英语教材的录音材料、教师的英语讲课和英语广播、电视、电影。这些来源的口语通常都是流利的、没有什么错误的（假定英语教师的英语已达到相当好的程度）。听惯了这种英语，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英语口语就该这样。为了把学生朝这个方向培养，老师往往要求学生说英语不出错，一出错，老师就纠正；口语考试也以流利程度和错误率作为评分的重要标准，考生表达的信息是否丰富，反倒往往被忽视。其实，上面提到的那几种口语一般都是有准备的，不是自发口语。只要看一看 14.2 节提供的语料就会知道，自发会话里存在大量的犹豫、重复、修正（reformulation，如 *So before we issue — before we hand over the B one what do we do?*）、半截句、杂和句（syntactic blend，如 *About a hundred, two hundred years ago we had ninety-five per cent of people — i — in this country were employed in farming.*）。既然母语是英语的人说起话来都难免不流利、犯错误，我们又何必苛求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的学生呢？不流利、出错不要紧，只要

能把思想表达出来，不造成误解或理解困难就行了。说得多了，流利程度和准确性自然会改进。

(2) 会话里有大量非语句单位

在传统和现代句法理论中，句子 (sentence) 都被视为一个基本结构单位。要说英语会话和书面语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会话里有大量不成句子的语言片段。LGSWE 甚至声称，在会话语言里句子作为语法的一个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并不存在 (1039)。在分析会话的句法时，LGSWE 的做法是区分语句单位 (clausal unit) 和非语句单位 (non-clausal unit)，语句单位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句子，非语句单位就是 yes, no, Okay, really, my father, oh, uh huh 之类不成句的语言片段。语句单位和非语句单位合称 C-单位。根据 LGSWE (1071) 的统计，在会话里，平均 61.4% 的 C-单位是语句单位，其余 38.6% 是非语句单位；语句单位占总词数的 86%，非语句单位占总词数的 14%。这些非语句单位貌似简单，其实用得恰当得体并不容易，在口语教学中往往是被忽视的一环。

(3) 话段有其语用结构上的特点

从语用学的观点来看，语用的基本单位是“话段” (utterance)，也就是具有某一语用功能 (又称言内行为，即宣布、请求、命令、询问等) 的一段话语。话段可简可繁。简单话段可以由一个词构成的非语句单位，例如一个 *Okay* 就可以表示“赞同”；复合 (composite) 话段可以由话头 (preface)、话身 (body)、和话尾 (tag) 这三部分构成。话头由名词短语、话语标记 (discourse marker, 如 *well, right, so* 等)、开篇词 (overture, 如 *you know, I mean*) 等话段发射手段 (utterance launcher) 担当，话身由一到数个语句单位担当，担当话尾的成分比较多也比较杂，包括：

- A 回顾性评论语 (retrospective comment clause), 如

*And then they're open seven days a week **you say**.*

- B 回顾性含糊语 (retrospective vagueness hedge, 如

*And it was her second car that she'd ever had **sort of thing**.*

- C 疑问附加语 (question tag), 如

*Well, that little girl's cute **isn't she?***

- D 名词短语附加语, 如

*He's had a blind put up — **a special blind that that leads straight across the fanlight**.*

E 其他回顾性附加的非语句单位，如

*I don't care about work and them being in a muddle, **no not at all**.*

F 自备的回答，如

*What time are they supposed to be due back — **early**?*

G 呼语，如

*Hey thanks for the note, **Tom**.*

话尾还可以同时由多个附加语担当。下面是一个典型的复合话段：

话头 *North and south London*

话身 *they're two different worlds*

话尾 *aren't they? in a way*

汉语研究者普遍认为，与英语相比，汉语语法中句法的成分少一些，语用的成分多一些。但是在对语言进行结构分析时，哪些属于句法成分，哪些属于语用成分，似乎没有一致的看法。比如话题（topic）到底算什么，在不在句法分析范围之内？我认为 LGSWE 把话段分为话头、话身、话尾的做法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英语口语的结构，而且对我们分析汉语也有借鉴作用。

5 不成功和不足之处

前面说的都是 LGSWE 的长处，下面说说它的不成功和不足之处，各只讲一点。“不成功”指试图有所超越、有所创新而没有达到目的或变得更糟，“不足”指本身内在的缺陷。

LGSWE 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12、13、14 这最后三章，我们看到，13、14 两章都是比较成功的，成问题的是第 12 章。这一章阐述立场（stance）的语法标记。这里说的 stance 与 CGEL（205-206）里说的 stance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 CGEL 里，stance ‘姿态’指表示‘站’、‘坐’、‘躺’等意义的谓词；在 LGSWE 里，stance ‘立场’指“个人的感情、态度、价值判断或评估”（966），也就是某些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说话人的主观性（subjectivity）。从语义上分，立场有三类，即认知（epistemic）立场、态度立场和言语风格（style of speaking）立场（972-975）。作者区分出表达立场的五种语法手段，每一手段由两个不同的成分组成，一个表示立场（即下面例句中的黑体成分），另一个表示该立场框定的命题（969-970），例如：

A 立场状语，例如：

Unfortunately, we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He's **kind of** talked himself into it.

In actual fact only a fraction of this number actually occurs.

As one might expect, Gauss didn't collaborate much with others.

You just have to try and accept it, **I guess**.

B 立场补语子句 (stance complement clauses), 例如：

I just **hope** that I've plugged it in properly.

I'm **very happy** that we're going to Sarah's.

It's **amazing** that judges can get away with outrageous statements.

The fact that he will get away with attacking my daughter is obscene.

C 情态词和半情态词，例如：

I **might** be up before you go.

She **has to** go to a special school.

D 立场名词 + 介词短语，例如：

They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a death wish lurking amidst the gardens of lust.

E 前修饰性立场副词 (即立场副词 + 形容词或名词短语)，例如：

I'm so happy for you. Honestly, I'm **really** happy for you.

如果把这五种所谓语法手段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 B、D、E 这三种算不上语法手段。就词汇而言，通常只有功能词或虚词才算语法手段；实词，包括名词、词汇谓词 (lexical verb)、形容词和有词汇意义的副词，不算语法手段。这些实词当然表达了说话人的立场或态度，问题是说话人的立场或态度已经在这些实词里语法化了吗？如果说已经语法化了，那么语法化的标记是什么？既然没有语法化，就不应该把它作为语法问题来探讨。在立场状语和情态词两项中，“立场”确实已经不同程度地语法化了。某些状语不干别的，就是表示说话人的立场，如 *Unfortunately, we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情态词的一个基本功能或语义就是表达说话人的立场。但这些早在有关章节 (853-875; 483-502) 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把语法化了的现象和没有语法化的现象混在一起作为语法现象来讲，只会造成读者语法概念上的混乱。

LGSWE 的不足之处这里也只讲一点，也就是其所依据的语料库在结